

# 明治宮女



◆ 漓江出版社

[日] 林真理子 著 林少华 译



A sepia-toned photograph of a woman in a long, intricate lace dress. She is wearing a large, decorative hat with a veil. The background is a patterned fabric. There are two white rectangular redaction boxes: one at the top left and one in the lower center.

# 明治宮女

◆ 漓江出版社

【日】林真理子 著 林少华 译

桂图登字：20-2003-12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治宫女/(日)林真理子著;林少华译.

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06.3

ISBN 7-5407-3417-5

I. 明… II. ①林…②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26135号

By Mariko Hayashi

All rights reserved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

with Mariko Hayashi, Japan

through 林真理子事务所 in 2003.

## 明治宫女

(日)林真理子 著

林少华 译

责任编辑:邹湘侨 余向丽

美术编辑:罗云

责任校对:田芳 徐明

责任监印:唐慧群

出版人:李元君

出版发行:漓江出版社

社址: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编:541002

电话:0773-2863978(发行部) 2821573(邮购)

传真:0773-2821268 2802018

E-mail:ljcbs@public.glptt.gx.cn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---

印制: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40 1/32

字数:120千字 印张:6.75

版次:2006年3月第1版 印次:200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8000册

书号:ISBN 7-5407-3417-5/I·2023

定价:19.80元

---

漓江版图书: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# 明治宮女

明治宮女目錄···



译者的话 … … 001

明治四十年·二月·二十三日 … … 005

有多少人为其惊鸿一瞥而魂不守舍，被其玩于股掌之中。而伤害她的色魔亦不乏其人……

二月·二十七日 … … 020

有谁不将下田歌子视为楷模呢？虽然没有正当的丈夫，但可以随心所欲地从男人中挑选情郎，又不必为繁琐的家务操心，每日优哉游哉尽情欢愉。

二月·二十八日 … … 037

频繁挑选民女之间，下田歌子很快入了博文色眼。以视察桃夭女塾为名，屡屡探访歌子，终于将歌子拉去青山某实业家别墅共度一夜。

三月·三日 … … 053

那般严肃的将军和冷酷的宰相也造访歌子，半夜一两点仍乐而忘返，一代名媛、天下才女、顽童走卒都无人不晓的歌子于是醉倒在酒馆饭店。



### 三月·七日 … … 069

一方面为促进欧化主义政策的实施，一方面由于交际女王歌子的游说，于是在明治二十年四月初樱花盛开时节，在永田町总理大臣官邸举办日本前所未有的化装舞会。

### 三月·九日 … … 086

于是歌子深为感激，疼爱三岛如弟。如此灵犀一点，歌子与三岛遂以爱之金链紧缚双腕，将泪之钥悄然投入秘盒之中。

### 三月·二十四日 … … 104

歌子之弟贞藏不似姐之贤淑，实乃蠢货一个，专以招惹是非为能事。浪荡之间，债台高筑。遂以歌子之名，八方举债。

### 三月·三十日 … … 120

虽然贴出告示，不许男士进入女子房间，但独将秋涛除外，准其出入，给予同仲子谈情说爱之自由。对于歌子的苦心关照，秋涛和仲子自是感激涕零。

### 四月·四日 … … 134

歌子出洋期间，“下田怀孕了”这一传闻在贵夫人之间不脛而走。

四月·七日 … … 149

歌子之所以将物集高见作为情夫,是因为对方经常无偿为她收集国文方面的自撰著作,作为报偿而自愿当其情妇。日本第一妇女教育家便是如此之人。

四月·十三日 … … 164

“先生,《平民新闻》停刊了!”

八月·二十六日 … … 180

“下田老师来的电话。”在走往电话室走廊上,老板娘低声耳语。

十一月·八日 … … 195

“听说圣上今天召见伊藤了,”皇后已放下筷子,“伊藤对下田教授的事是怎么说的呢?伊藤是下田这边的吗?”

## 译者的话

这是一部以明治天皇（明治帝）的后宫为主要舞台展开的历史小说。书中的人物有天皇、皇后、宫女，政要和他们的夫人，以及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。当然最主要的人物是宫女出身的下田歌子。

中国的皇帝早没了，日本的天皇还在。无须说，日本的天皇同中国的皇帝有很大不同。首先一点，日本天皇自古至今从未易姓，始终由同一家族的人担任，即所谓“万世一系”。而中国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改朝换代，坐在皇位上的人别说不是出自同一姓氏，甚至不是出自同一民族，即所谓“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”。其次，天皇不如中国皇帝那么有权或专权。尤其十二世纪初进入镰仓时期以后差不多五百年时间里，天皇彻底成了靠幕府将军供养的傀儡。住在京都冷冷清清的角落里，穿着丝绸长袍化着淡妆，像贾宝玉那样同若干女子（数量大概也没有大观园里的多）嬉戏，或看看古书做做和歌，如此打发时光，天下人只知有将军而不知有天皇。天皇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前沿完全是明治维新



(1868年)以后的事。正如小说中所述，突然有一天天皇被“一伙男人”拉走，换上军装，蓄起胡须，开始大声发号施令，并很快被吹捧为神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。说来有趣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把权力从军阀手里收回，重新交给天皇（“大政奉还”）；而三十三年后的中国辛亥革命的结果，是使皇权分散到军阀手中，皇帝不复存在。

天皇如此，其后宫当然也跟中国的不同。众所周知，日本历史上有两次最重要的政治革新。一次就是这里说的明治维新，另一次是645年的大化革新。明治维新大力学西方列强，大化革新则全面学中国隋唐。虽说全面，但至少有两项没学。一是科举，二是宦官。也就是说，殿前没有状元，官职多为世袭；后宫没有宦官，老少俱为女性。没有宦官，也就没了宦官干政之虞，只剩外戚专权一途。而要想成为专权的外戚，大臣们就必须把女儿送入宫中当“女官”（书中我译为宫女。但“女官”和中国古代的宫女又不尽相同。天皇后宫的“女官”分十五等，高等的已相当于中国皇帝的嫔妃）。因此，“女官”们几乎清一色是公卿贵族出身。加之因为没有宦官，“女官”们要承担更多的职责，使得后宫集中了一批有教养有才情有见识的优秀女性。《源氏物语》的作者紫式部和日本古代随笔杰作《枕草子》的作者清少纳言都是这样的“女官”。说起来，日本古代文学的创作队伍的主体就是“女官”和僧侣等所谓有闲阶层。因为日本没学中国的科举制，也



就无所谓“学而优则仕”，也就没有文人即官僚即学者那样的士大夫集团。这也是导致皇权落入武将（幕府）之手的一个原因。

明治维新以后，伊藤博文等人对后宫进行改革，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士族（日本的“士”指武士，不同于中国的“士”）出身的女性也可以进宫充任一向由贵族女性担当的“女官”。小说的主人公下田歌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后宫的。她从最低等的十五等“女官”做起，因和歌之才受到皇后赏识，很快步步高升。她开设女子私塾，创办华族女校，就任学习院正四品女子部部长兼教授，成为当时官阶最高的日本妇女，被奉为女子的楷模。后来因为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办的《平民新闻》报纸连续刊登其丑闻尤其性丑闻而下台。在下台过程中，皇后、皇太子妃、伊藤博文、乃木希典等各路显贵政要纷纷登场，各怀心计，明争暗斗，表现出宫廷内外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和人事关系。这也是这部小说的主干。小说并非纯属虚构，人物和主要事件应该说实有其人其事，从中可以感受明治时期特定的历史氛围和人物风貌。

林真理子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日本当代女作家。这部作品是孙东临先生与之谈版权时她首先推荐的，希望无论如何也要介绍给中国读者。不过说实在话，东临兄要我翻译时，我很不情愿。一来我对日本当代女作家不大感兴趣，觉得她们的作品无论构思还是行文都有些匪夷所思，感觉错位；二来正忙着翻译村上春树



文集，再说对明治那段历史也不熟悉。只是碍于情面才勉强答应下来。不料动笔翻译之后逐渐来了兴致，除了情节设计的独到和故事本身的有趣，还颇有内涵，不时可以窥见女性特有的、理性的、带有历史感的思考，尤其对人物心理的剖析确有男作家不易企及之处。另外文笔也不错，内敛而有张力，如日本著名作家松本清张所说：“以压抑的笔触展示描写的华丽，才华令人瞠目。”或者不妨说，同更年轻些的日本女作家相比，她的笔调显得厚重、有节制而又不失力度与色彩。读来给人以阅读享受，又给人启迪，引人思考。

林少华

2002年4月21日

于青岛窥海斋

## 明治四十年·二月·二十三日

黎明时分，明治帝醒来。

近来，明治帝一直睡得不实。身边人都说是两年前日俄战争的辛劳损害了帝的健康。那般喜爱的骑马运动也不大做了，大多时候只是静听电唱机。一举一动常显得吃力。

没有火气的寝宫凉沁沁暗幽幽的，明治帝彻底醒了过来。这是一间十五张榻榻米大小的和式房间，除了一张大睡垫别无他物。皇宫是黑暗与寒冷一统天下，帝睡觉之处也不例外。

想到还远远不到起身时间，帝十分抑郁，却又全然奈何不得。按规定，宫内早晨由帝醒来的六点钟开始。所有宫女的齿轮都从六点启动。梳头的宫女、端洗脸水的宫女，以及服侍宫女的大量婢女们，无不尽心尽力，丝毫不敢懈怠。

而做出如此安排的，即是以一丝不苟著称的明治帝本人。

帝为了这些女子们而缓缓合上眼睛。这也是为了将几乎不堪忍耐的寒冷收入梦境。

这时，帝听见女子的咳嗽声。声音很轻，似乎顾忌四周。但



帝还是清晰听在耳里。是园祥子权典侍<sup>①</sup>。除了生有皇太子的柳原爱子典侍——她高出一格——帝现在有三名称为权典侍的爱妃。但在睡铺近处侍守的，近来仅限于小仓文子或园祥子。

今晚轮到祥子，她又忍不住咳嗽了一声。

这女子也上年纪了。想着，帝脑海里缓缓推出祥子的面容：密密匝匝的一头黑发，嘴唇约略漾出揶揄意味。她年轻时很受宠爱。那时不像现在这样睡在近处，而是每夜都同帝睡在一起。连续生下八个孩子就足以说明其受宠的程度。

特别是明治二十年猷仁亲王诞生时，宫内宫外无不欢欣鼓舞，以为可以抚养成人。不料翌年突然夭折。那以后也运气不佳，包括明治十九年去世的静子内亲王<sup>②</sup>在内，竟失去了四个孩子。帝不由可怜祥子：若孩子顺利长大，也该被叫母亲了。

不久，描绘年轻时候的祥子形象的眼睑内泛起隐约的白色，看来快到天明时分了，晨光可以射进深宫之中。

必须稍睡片刻，帝自言自语。为此，他像身份低下之人那样，力图从记忆深处抽出令人愉快的、不必深思的往事。

帝选出儿时生活的京都御所。自己梳着蝴蝶头，身穿长袖和

<sup>①</sup> 典侍：内侍司（后宫十二司之一）的二等官，定员四人。一等称尚侍（长官），三等称掌侍。均为女性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

<sup>②</sup> 内亲王：天皇的姐妹或女儿的封号。

服，同小公主的打扮一模一样。那时身边必有中山局<sup>①</sup>跟随，这个那个一一照料。习字是由生母亲自教的。如此在黑暗中凝思之间，好像嗅到了中山局那浓郁的白粉香气。他旁边是专心研墨的宫女室町清子、奶妈梨木持子。

由于幕府的关系，当时的宫廷生活并不如意。但也正因如此，颇有少数几个人相依为命之感。除了中山局，服侍帝的只有四个人，却没觉出任何不便。

而现在如何呢？后宫里女子多得数不胜数。虽说帝所见到的高等宫女为数有限，但人数也还是相当可观的。帝想起最先生子的叶室光子。那是明治六年的事，生下当天就夭折了。两个月后桥本夏子生下一个皇女，但也同样没等赐以内亲王封号便离开人世。

帝情意绵绵地回想与自己共度青春时代的光子、夏子之时，脑海中蓦然浮起另一名女子。她是一名宫女，面颊柔软，一对细长的黑眼睛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帝感到困惑不解。她与光子、夏子不同，属于纯粹的宫女，一度也不曾受宠，进宫也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。这女子为什么会在自己思念的潮水中浮现呢？

帝紧闭双眼，聚精会神。于是，一幕场景从记忆底层缓缓爬

<sup>①</sup>局为日本古代对宫内身份高的宫女或帝妃的称呼。中山局大约为中山贵妃之意。亦指其住处。





出，很快具体起来。

啊，对了，帝深深吸了口气，那是在大约十天前的纪元节宴会上。她以正四品名士身份被允许出席，同伊藤博文、田中光显等高官重臣一起并列一班。

她一身紫红色天鹅绒礼服，无法不吸引众人视线，何况原本她就是醒目的女子。

退席时，帝的目光——尽管一瞬之间——落在毕恭毕敬告辞的她的身上。帝觉得她立领上的珠罗纱饰边实在过于繁琐，同其年龄不甚相称。

帝很想问旁边的宫女是不是近来流行那种样式，实际当然没问。

人老了，小小的疑问和介意的琐事难免在心头盘踞下来，并在本人也察觉不到的时间里意外变大，又因偶然的原由失落不见——她的面容所以浮现出来，必是这个缘故。

终于找出原因之后，帝再次深吸了口气。

这轻微的宽释感成为一条引线，使得帝重新沉入睡眠。

“白天了！”

帝对祥子点了下头，直起穿着双层丝绸睡袍的上半身。祥子见了，大声说帝起来了。如此最先告诉高仓寿子和柳原爱子。

“帝起来了！”

这句话传向等级稍低些的宫女那边。

“帝起来了！”

在等级森严的后宫，传话顺序丝毫马虎不得。

御医摸罢脉，帝在祥子等人服侍下着衣洗漱。

皇宫冬天的早晨相当幽暗，因为帝执意不用电气。几年前众议院曾因漏电引起火灾。帝当时说若因用电灯而从自己身边起火对不起国民，众人听了几乎感激涕零。

在点着洋蜡烛的枝形吊灯下，仍一身白色双层丝绸睡袍的帝开始进餐。蜡烛自然是晚间才点，但在这冬日的清晨，若无光亮，没办法吃早饭。

帝每天早餐进的是加牛奶的咖啡、抹黄油和果酱的面包。身体虽好，但食量并不大，宫女们为此感到遗憾。

这时，爱犬花花和六六跑来，把爪搭在帝的膝部，不时咕噜咕噜叫着讨帝喝的牛奶。对帝如此不懂规矩的，只有它们两个。帝笑听其便。

进完早餐，在厅里休息，皇后来请早安。之后去外殿。时间定在十点半。

帝一丝不苟的脾性似乎年纪越大表现得越明显。近日刚刚训过来开寝宫隔扇的宫女，只因迟了几分钟时间。

第二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伊集院五郎在外殿恭候帝驾。筑波和千岁二舰应美利坚合众国的邀请，准备去弗吉尼亚州和汉普顿



参加万国陆海军庆典——为此前来报告。

帝格外高兴，不仅鼓励伊集院几句，还赐酒肴给两舰官兵。

为之感动的伊集院退下后，帝看了一会报纸。不仅《报知》和《地方日日》，连《福冈日日》等地方报纸也要过目，竟有三十种之多。打开报纸，消毒味儿比油墨味儿还要呛鼻，但帝不以为意。大凡帝触摸的东西都要仔细消毒，帝已经习惯了这种气味。

不觉之间，时近中午。帝双腿有一种胀乎乎的疲劳感。近来即使忙于理政之时，腿也时有疲劳感袭来。由于年少时管教极严，纵使隆冬也必须端坐不动，因而格外感到焦躁和无奈。

德大寺实则侍从长急忙上前搀扶，帝以手制止，独自立起。只要在走廊轻走五六步即可。帝双手背在后面，从窗口观望御所院落。看那背影，似乎不想惊动左右，左右的人这时自然不近前打扰。

从外殿往右拐准备去内谒见殿的明治帝突然改变主意，开始径直前行。走廊一侧排列着侍从的居室和食堂。帝年轻时也曾无拘无束地来到这里，同身边人一起喝酒。

忽然听得笑声。笑声毫无顾忌，较之青春活力更带有孩子气，而这在宫中是最须注意的。一般来说，在帝驾临时间里不至于如此不拘小节。

帝虽无意斥责，但还是停止脚步。

“下田歌子女士……”一个声音说道，“行为放荡……”

接下去的话语完全有违宫廷规矩，并且笑声不断。

帝打开门。

不出所料，冈崎泰光、坊城俊良等人在里面。当侍从之初都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少年。身为公卿子弟的他们也是因为年少出仕，身上还有不少公子哥儿习气。但是，由于帝的突然出现，他们变得目瞪口呆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全身微微发抖。

帝的目光落在冈崎手中的东西上。是报纸这点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但感觉上铅字和自己平时看的不同，纸张也似乎极为粗糙。本想置之不理，但少年们口中的言语却不容听之任之。

“下田歌子”、“行为放荡”——少年们确实这样说来着。

“给我看看！”帝说。

无须帝伸手。帝既然那样说了，即是绝对命令。

“这……”冈崎声音嘶哑，“这么不堪入目的东西，怎么好呈圣上御览。”

“可以的，拿来！”

是《平民新闻》。几乎所有的报纸帝都过目，但接触这种提倡社会主义等危险思想的东西还是第一次。

帝把战战兢兢的低头不语的少年们丢在身后，径自回殿。全然没有消毒气味的这张报纸上，到处排列着陌生字眼。

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“妖妇下田歌子！！！”一行，这名